

中
国
歌
谣
集
成

中国歌谣集成

云南卷·下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ISBN中心

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

(上 下卷)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19. 125 插页：17 字数：239 万

2003 年 9 月北京第一版 2003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076—0218—4/J · 209

定价：(全两册) 301 元

傈僳族歌谣概况

傈僳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跨境而居，国内外人口总数约有100万。我国境内的傈僳族约有57.8万人（1995），主要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泸水、碧江、福贡、贡山、兰坪五县及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地州。四川省的西昌、凉山也有部分傈僳族居住。

傈僳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与彝族同一族源，系古代“乌蛮”的一支。有关傈僳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八世纪唐樊绰的《蛮书》卷四名类第四：“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按茫应为邛），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十四世纪以后，有关文献和地方史志的记载中，傈僳的称谓一直沿用下来。据《景泰云南经志》卷四所载“有名栗粟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屋，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木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可见，至十四世纪前后，傈僳族仍以狩猎采集为生，尚未进入农耕经济。十五六世纪间，丽江一带的傈僳族在头领木必扒带领下渡过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抵达怒江，在高山峡谷中生息繁衍。十七至十九世纪，又有若干氏族往西迁至保山、德宏，有的在德宏越境，有的往南经过临沧到达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形成现在这样跨境而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

历史上，傈僳族“好五色”，其传统服饰以蓝色或黑色为基调，配以夺目的红、黄、绿和白色布块并缀以彩线花边，妇女更有彩绣的包头、围腰、腰带、珠饰等多种饰物。

傈僳族有本民族的文字，一种文字是音节符号，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曾在云南维西一部分地区使用，约有500字；另一种文字是拉丁大写字母及其变体形式的语音符号，称“老傈僳文”。1955年，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称“新傈僳文。”

傈僳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其民间口头文学丰富而极富特色。在傈僳族聚居的山寨中，传承着许多古老的创世歌谣，以及反映狩猎、采集生活的歌谣，和各种仪式歌、风俗歌、情歌、儿歌。由于原始宗教活动频繁，各类祭祀、驱邪、送鬼、解咒、占卜等仪式歌流布面很广，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如《抽签调》、《猎神调》、《驱邪词》、《卸邪祭词》、《解咒词》等，都直接反映了傈僳人的原始宗教观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傈僳族的歌谣如按曲调和形式特征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一、传统大调，傈僳族语称“木刮布”，意为吟唱古调。这类大调用木刮调演唱，并以对唱和领唱、合唱的形式

进行，非常讲求押韵和对仗。一般以七言四句为基础，领唱与合唱，亦即上句与下句在词性、词义、句式、节奏等方面都对仗工整、节奏明朗，便于记忆和流传。有名的大调有《生产调》、《打猎调》、《找菜调》、《请工调》、《盖房调》、《过年调》、《串亲调》、《生日调》、《请媒调》、《送嫁调》、《娶亲调》、《重逢调》、《逃婚调》等。二、情歌调，傈僳语称“优叶叶”，这是男青年成群结伙在一起进行情歌对唱的调子。这类调子感情细腻、比喻形象，隐喻贴切，动人心弦。还有以琵琶或口弦伴奏的“口弦调”和“琵琶调”也属此类。三、赛歌调，这是年节或集会上男女青年相邀对歌常用的调子，傈僳语称“拜细拜”或“刮本热”，曲调欢快奔放，即兴填词对唱。四、祭歌调，是在各种祭仪上祭祀神鬼或祖先时唱的调子，曲调庄严，节奏缓慢，适于演唱各种仪式歌。五、葬歌调，是丧葬祭仪上演唱的调子，有《哭歌》、《送灵歌》、《挽歌》等，曲调悲苦，委婉动人。六、颂歌调，是解放后傈僳人民创作的新民歌调，以歌颂傈僳人民的新生活为主。

傈僳人民能歌善舞，节庆日或集会时，常聚于山头、草坪或场院上围圈而舞，这种歌舞乐一体的集体舞蹈傈僳语称“其布刮且”，意为用三弦伴奏的歌舞。也有用琵琶，口弦或笛子作伴奏的。传统的“其布刮且”内容丰富多彩，曲调、舞步和唱词都相对固定，如《乌鸦喝水》、《鸡啄食舞》、《鸟王舞》、《械斗舞》、《割小米舞》、《秋收舞》、《开火山地舞》、《猎人舞》、《婚礼舞》、《洗衣舞》、《砸核桃舞》、《脚跟舞》等等。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舞蹈逐渐变异，曲调和歌词内容也逐渐失传，现在留下的多半只舞不歌，有的如《生产舞》、《脚跟脚》已不用伴奏，成为单纯的无伴奏舞蹈。

(余仁澍)

创世歌

开天辟地

丽江县

在很久很久远的时候，
白天没有太阳，
晚上没有月亮，
宇宙间空旷无物，
没有天地之分，
只有云雾飘绕。
娥萨①看着混沌的旷宇，
心头愁闷，
跪下双膝，
合上双手，
执起金竹棒，
金竹朝空点三点，
朝上一点，
来了造天九兄弟；
横空一点，
来了造地七姐妹。
造天九兄弟，
头顶黑色的云，
搭起高高的天，
天空青蓝蓝；
造地七姐妹，
白云做麻席，
铺起宽茫的大地，
大地红壤壤。
天空造成了，

天上没有日和月；
大地造成了，
地上没有树和水。
天上九兄弟，
同心造月亮，
造了九天造不成，
等了九天等不见。
天上九兄弟，
同心造太阳，
造了九天造不成，
等了九天等不见。
月亮造不成，
太阳造不见，
兄弟九个都惭愧，
抱头哭了九昼夜，
泪流九斗，
流进娥萨的手掌。
娥萨看着心头愁闷，
跪下双膝，
合上双手，
手执金竹施法术。
朝天点一点，
点着太阳的脉络，
太阳冉冉升起来，
金光灿灿。
再朝天点一点，
点着了月亮的脉络，

① 娥萨：傈僳族崇拜的神中地位最高的神祇。

月亮缓缓升起来，
银光闪闪。
地上七姊妹，
合心造树木，
造了七天造不成，
等了七天等不见。
地上七姊妹，
合心造江河，
选了七天造不成，
等了七天等不见。
树木造不成，
江河造不出，
姐妹七个都羞愧，
抱头痛哭七昼夜，
泪流七斗，
流进娥萨的手掌。
娥萨看着心头愁闷，
跪下双膝合上双眼，
手执金竹施法术。
朝着大地吹三口，
一口吹下去，
长起苍苍的长毛松，
长起茫茫的罗汉松；
长毛罗汉松相配，
长出片山的杂木林。
一口吹下去，
小溪淙淙到处流，
江水条条浪滔滔，
小溪江水汇东去，
大海苍茫茫。
天上九兄弟，
造天造成了。
地上七姊妹，

造地造成了。
对着天笑三昼夜，
踏着地跳三昼夜，
震得天要塌，
震得地要裂。
娥萨看着心头急，
跪下双膝合上双手，
手执金竹施法术。
叫来强壮的娃娥^①说：
天上九兄弟，
地上七姊妹，
造天地高兴过份了，
震得天要塌地要裂，
请你顶起天镇住地。
娃娥手擎天，
把天顶起了；
娃娥力无际，
把地踏稳了，
天地稳固了。
娥萨创造了天地，
娃娥支撑了天地。
天地隔开了，
天地成形了。

演唱者：菜应福

采录者：丁发荣 熊顺林

原载：《玉龙山》1990年第1期

猿猴与野鼠

怒江州

漫游大地来探亲，

① 娃娥：傈僳族传说中一个身体强壮，力大无比的神，是娥萨为支撑天地创造的。九兄弟，七姊妹，都是娥萨为了创天地而创造的神男神女。

踏遍重山来寻亲，
得向赛木扒①询问，
得向达莫扒②打听。
人类开始繁衍那天，
劳力最初发展那夜，
星星怎样创造的？
太阳如何发明的？
要向创造者询问，
要向发明者探听。

死者都能复活啊！
假如发明不老药，
老者都能还童啊！
死了复活心痛快，
老了还童肝舒服，
该造长生不死药，
该创返老还童药。

演唱者：裴阿欠

翻译者：徐琳 木玉璋

谁创造我不知晓，
谁发明我不明白，
是大鹏鸟讲下的，
是老兔鼠教下的。
说是猿猴创造的，
说是野鼠发明的。
没有一种不创造，
没有一类不发明。
蚂蚁先用土筑洞，
蚱蜢先用草打房。

演唱者：裴阿欠

翻译者：徐琳 木玉璋

不劳动者不得吃

怒江州

造物者是老猿猴，
发明者是老野鼠，
大鹏鸟曾经讲下，
老兔鼠曾经教下。
不死地上住不下，
不老住处盛不了，
一批死了一批生，
一批老了一批少。
创造下劳动吃饭，
发明下生产喝酒，
不劳动的不得吃，
不生产的不得喝。
人类是这样创造，
劳力是这样延续。

演唱者：裴阿欠

翻译者：徐琳 木玉璋

生存和死亡

怒江州

创造倒是最伟大，
发明倒是很巧妙，
可是还不会创造不死，
但是还不会发明不老。
起死回生心才甘，
返老还童眼才顺，
假如能有回生药，

①② 天神名称。

仪式歌

祭祀歌

老鬼祭

福贡县

在远古的时候，
造人类的那天，
河水泥石滚滚流，
江水泛滥到天上。
树子打官司，
石头变粑粑；
蜘蛛抽地筋，
蜂儿修地面。
人已灭绝，
众已消失。

没有人的声音，
没有众的喘息。

那一天啊！

那一日哟！
只剩下爸爸的一个儿子，
只剩下父亲的一个女儿。

他俩闷在南瓜里漂，
他俩呆在南瓜里流。

漂了七天七夜，
流了九天九夜。

听不到人声，
闻不到鸟鸣。
他俩漂停在地中央，

他俩流落在谷中间。

他俩爬出了南瓜，

他俩站在了地上。

一个朝南去找人，
一个朝北去寻众。

找不见人啊！

寻不到众啊！
最后兄妹又相遇，
最终兄妹又相逢。

我俩相恋吧，
我俩相配吧！
相恋须有条件，
相配要有誓言。

举弓射针眼，
飞箭穿过针眼；
举弓射脚指缝，
飞箭射透脚指缝。

爸爸的儿子，
父亲的女儿，
做了不该做的事，
办了不该办的事。
好在是应该做的事，
好在是应该办的事。

生下了七个女儿，
产出了九个男子。

那一天啊！
那一日哟！
一个翻山出走了，
他成了汉人；

留下来的；
一个成了傈僳，
一个成了怒族，
一个成了独龙族，
一个成了鱼氏族，
一个成了藏族，
一个成了白族。
从那一天起，
从那一日始，
人住在平坡上，
鬼住在树洞里。
人不管鬼的事，
鬼不准侵犯人。
可有一天，
但有一夜，
你踏进××的家，
你窜入××的屋，
掠走了他的灵，
抓走了他的魂。
他头疼昏迷不醒，
他脚痛行路不成。
这一切是你扒莫^①所做，
这一切是你玛莫^②所为。
前天试祭有好转，
昨天试祭有好兆，
只是时不好没有大祭，
只是日不美没有大供。
今天碰到好日子，
今天遇到美时辰，
没有的东西，
跟别人借来；
没有的供品，
和别人赊来。

鸡睡的时候，
天黑的瞬间，
我上正房里来祭，
我在堂屋里来供。
我摆上红杜鹃的木碗，
我放上白杜鹃的木碗；
我捧上捞肉的木勺，
我捧上独龙的簸箕。
给鬼最高的荣誉，
给鬼最大的骄傲。
供上七岁大公猪，
奉上一碗鲜猪血。
你拿起来吃吧，
你端起来喝吧。
请把××的灵送回来，
请把××的魂放出来。
从现在起，
从今日始，
没有东西再给你，
没有物品再供你。
你回你的地方去，
你回你的洞里去，
你看你的公鼠去，
你管你的母鼠去，
你护你的松林去，
你守你的梨园去，
你看你的山茅去，
你管你的野草去，
你护你的清泉去，
你守你的湖泊去，

① 扒莫：老公鬼。

② 玛莫：老母鬼。

你看你的岩石去，
你管你的山崖去；
你护你的獐子去，
你守你的雪兔去。
背着肉筐你快走，
提着饭篮你快去，
你要快快沿河行，
你要快快顺江走，
跟着江鱼往下行，
随着水獭往下走。
你要沿江行，
你要顺河走，
跟着江水泡沫行，
快回到水塘里去。

××做恶梦醒来无力，
××做恶梦醒来无神。
这次祭要抵十次祭，
这回供要值十年供。
你还给他头脑的记忆，
你还给他四肢的活力。
放回你拿去的灵，
送回你抓去的魂。
上路走吧！
不要转弯直直地走；
上道逃吧！
不要停留快快地行。
快去阿西住的村子，
快到阿可在的地方。
今天的事情已了，
今晚的官司已解。
前面无鬼了，
后边无魔了。

你的病鬼你带走，
你的病魔你领去。
小花狗你带走，
花脖狗你领去。
大公鬼的唾沫丝，
大母鬼的唾沫丝。
我用大草叶来揩，
我用大草根来刮。
揩不了的唾沫丝，
刮不净的唾沫丝。
我拿起长刀，
我握住利斧。
斩断鬼的唾沫丝，
砍断魔的唾沫丝。

你去吃树尖吧！
你去舔露水吧！
你去追落山的残阳吧！
你去赶下山的落月吧！

演唱者：三只叶

采录者：霜现月 管云东
李向才 景山

1988年采录于福贡县上帕镇

附记：“老鬼祭”是傈僳族传统祭祀活动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祭祀。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是为那些被认为鬼缠身而长期卧床不起、日渐消瘦、气息虚竭的危重病人而祭。祭鬼者先用竹签卜，然后推算出是老鬼做怪。试祭过程中，如病人病情稍有好转时方进行大祭。凡参与吃祭品的人三天不得吃葱蒜，妇女要回避。试祭只烧一块骨头而大祭则以小猪或猪头、猪血祭供。主祭者一般是世袭的、年纪大的、已婚的、懂事理的男性。

抽 签 调

怒江州

嘿——嘿！

搓着抽你这根签！

搓着拔你这根签！

你明白七架山外的事物，

你知道九条箐内的事情；

请你告诉我不知道的事物，

请你告诉我不明白的事情。

签啊，签！

你圆圆的眼睛呵，

像山鹰眼睛一样敏锐；

你大大的眼睛呵，

像老虎眼睛一样明亮。

你的目光能越过七条山谷，

你的目光能飞过九架山梁；

你看得见拿不着的东西，

你望得着走不到的地方。

你锐利的双眼呵，

追踪着野兽的足迹；

你明亮的双眼呵，

紧盯着动物的去向。

哎——唰！

签啊，签！

我需要你这根签，

我要抽你这根签。

我抽时你别偏朝左边，

我抽时你莫偏向右边；

第一次抽时就让我抽着，

第一次抽时就让我如愿。

让我今天去打猎时，

一上路就发现野兽的足迹，

一拔脚就追上动物的踪影；

让我今日去撵山时，

一进山就碰着大野物，

一进林就看见大飞禽。

嘿——嘿嘿！

签啊，签！

请你告诉我，

野兽躲在什么地方？

请你指引我，

动物藏在什么地方。

让我今天打猎呀，

一去就射着野兽！

让我今日撵山呀，

一去就捕到动物！

你要让我背着兽肉回来，

你要让我抬着野味转来；

你要让我喜喜欢欢地走去，

你要让我高高兴兴地转来。

如果空着双手回来，

假若闲着两肩转来，

那就一路上烦恼了！

那就一路上忧愁了！

哎——唰唰！

签啊，签！

搓也搓着你这根签罗，

抽也抽着你这根签罗；

让我打猎呵十有九稳，

让我撵山呵满载回村。

沸腾的开水煮着动物肉。

采录者：云南大学中文系怒江傈

僳族民间文学调查队

翻译者：木春富

文字校正：左江

猎神调

怒江州

嘘——喂！

江头的猎神，

江尾的猎神，

请你到这架山头上来！

请你到这条山谷里来！

祈求你赐给野兽，

祈求你赐给山味。

让猎狗一进山林，

就闻着野兽的气息；

让猎犬一进山谷，

就看见动物的足迹。

把山林里该死的野兽追出来，

把山谷里该死的动物撵出来；

把最大的公鹿追出来，

把最肥的公獐撵出来。

追到我的弩弓前面，

撵到我的毒箭面前；

让我射中公鹿的心窝，

让我射中公獐的肋下。

七个伙伴背着七背肉，

九个同伴背着九背肉。

啊！托江头猎神的福，

啊！托江尾猎神的福；

熊熊的火苗烤着野兽肉，

嘘——喏！

江那边的猎神，

江这边的猎神，

请你到我弩弓前面，

请你到我毒箭前边；

让我打猎打着野兽，

让我撵山捕到动物。

早上去打猎时，

就用兽肉做早饭；

下晚去撵山时，

就用野味当晚餐。

嘘——嘘！

山头上的猎神，

山脚下的猎神，

山梁上的猎神，

山谷里的猎神，

大家都到我打猎的地方，

大伙都到我撵山的地方，

请你们众神保佑，

请你们众神显灵，

让我一箭把大野兽射倒，

让我一刀把大动物砍翻。

采录者：云南大学中文系怒江

民间文学调查队

翻译者：李汝忠

文字校正：左江

附记：傈僳族是擅长狩猎的民族。过去猎手们出猎之前，总要推举有经验、有名望的老猎手抽签卜卦，看出猎的吉凶和能否猎获野物，然后才决定是否出猎。《抽签调》，就是在抽签卜卦时

，吟唱的词。猎神，是傈僳族猎手们信仰和崇拜的神。《猎神调》，即祭祀猎神，祈求猎神保佑猎人猎犬时吟唱的词。

卸 邪^① 祭 词

沪水县

我老练得胡子像豪猪的刺，
睫毛如胆摸^②的枝；
我生着狗熊的手掌，
长着野猪的牙齿；
我请了九个小伙，
喊了七个姑娘；
请了花老虎，
喊了野花猫；
请了穿麦叶念刮^③的人，
喊了披麦穗欧克^④的人；
请了头上长角的人，
喊了脚上生丫的人，
请了三对野蜂，
喊了三对家蜂。
啊！……
这是我祖先的神，
这是我祖辈的鬼；
能让我不吃体也壮，
不喝力也强；
铁条也能断，
毒药也能吃；
奥益益^⑤！

今年这一年啊，
本月这一月啊！
克星像云一样覆盖着，

灾难像雾一样弥漫着。

他没有做好梦，
没有做吉祥的梦，
克星请我卸，
灾难喊我驱。
还说树与他俩啊，
同是一个诞辰，
同是一个生日；
同是一刻剪脐带，
同是一刻洗身子；
同在一天裹尿布；
同在一夜穿捕噜^⑥；
脸色一个样，
眼珠一起转。
说是克星卸给树，
灾难驱给石；
奥益益！

去找九片茅草叶，
去寻七条竹篾子；
克星我不怕，
灾难我不管，

① 卸邪：傈僳语为“寺兹色”。即把人身上的邪卸给树。据说，这样人可避免死亡。卸时，要请巫师必扒，杀猪，用草叶扎一个圈。大小可以把人套过，还要准备酒饭、碎布、针线等用具。“寺兹色”一般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大家念咒。必扒用茅草圈反复从被卸者身上套过数次（男九次，女七次）。认为这样可把邪从身上卸下，并从家中驱出；2、在野外被选中的树旁念咒。必扒把茅草圈挂在树上，认为树已受邪，两个阶段咒词基本相同，这是根据第一阶段的咒词翻译整理的。

② 傈僳语音译，灌木的一种，枝繁叶茂。生长在沟边路旁。

③ 麦叶念刮：指麦叶色的长袍。

④ 麦穗欧克：指胸前绣有麦穗图案的短褂（胸襟）。

⑤ 感叹句，无实在意义。

⑥ 傈僳族妇女自己缝制的婴儿尿裤，形似口袋。

我祖宗三代善卸克星，
我祖辈三世会驱灾难；
我有九个头，
我有七只角，
克星我来卸，
灾难我来驱。
奥益益！

他梦见砍幼松^①，
他梦见伐栗树，
梦见画猿又画鼠，
梦见扫屋又扫院，
梦见拆房又断椽，
梦见背阴间的竹篮，
梦见吃阴间的菜饭，
梦见弩机裂，
梦见弩绳断，
梦见牙齿掉，
梦见杀老牛，
梦见进火塘，
梦见钻楼底，
梦见杀公猪，
梦见设家宴。
这些卸给树，
这些驱给石，
卸在树上树就倒，
驱在石上石就塌，
奥益益！

他今年到了本命年，
他此月到了本命月，
说是四面八方都来克。
在火塘边克，

锅圈旁克，
门槛上克，
楼梯口克，
穿衣服要克，
缝针线要克，
使弩弓要克，
用刀子也克，
拿犁架也克，
握锄头也克。
这些卸给树，
这些驱给石，
卸在树上树就倒，
驱在石上石就塌，
奥益益！

他上坡腿发酸，
他下坡脚打颤，
养畜不兴旺，
毛狗爬上房^②，
母猪吃仔猪，
黄牛进房门，
母鸡下软蛋，
谷穗搭鸟窝，
房门架蛛网。
这些卸给树，
这些驱给石，
卸在树上树就倒，
驱在石上石就垮。
奥益益！

① 傈僳族认为梦见砍松树是不吉。以下均为不吉。

② 傈僳族认为毛狗上房顶是不吉。以下均为不吉。

我祖宗三代卸克星。
我祖辈三世驱灾难；
哪个最大我最大，
哪个最高我最高。
我睫毛是干柴，
嘴巴是铁锅，
舌头是火焰，
克星是嫩荞叶，
灾难是细菜尖。
像炖肉一样炖荞叶，
如煮饭般煮菜尖；
我有九个头，
我有七只角；
九个头来抵克星，
七只角来挑灾难，
死壳卸下来，
病壳驱下来。
准备祭品来卸，
缝制寿衣来驱，
准备碎银来卸，
煮好酒肉来驱，
死壳卸下来，
病壳驱下来。
克星覆盖过的地方，
让它像天空一样地明朗；
灾难弥漫过的场所，
使它如大地一般地清新。
他想爬大坡，
让他像狮子一样跑得快；
他想下陡坡，
叫他如蟒蛇一般滑得疾。

奥益益！

演唱者：肯波扒
采录者：李四明

1988年采录于泸水县大兴地丫口村

解 咒^① 词

泸水县

他们这家人啊，
他们这伙人啊！
中了从未中过的诅咒，
挨了从没挨过的咒语；
诅咒像云一样覆盖下来；
咒语如雾一般地弥漫过来。

诅咒粮食不丰收的，
咒念畜牧不兴旺的，
诅咒生儿变哑巴的，
咒念生女变傻瓜的，
你诅咒是为了安慰自己，
你念咒是为了宽解自己。

我有解咒的木棍，
我有驱邪的木片，
我有九条包头，
我有七根裹脚布；
我有养了九年的种猪，
我有喂了七岁的公鸡。

① 解咒：傈僳语为“庄令”，即解去仇人的咒语。“庄令”时，要请必扒（巫师的一种）杀猪宰鸡，准备酒饭、木棍、木片、白布包头、裹脚布等用具，过去在傈僳族地区富裕人家每年进行一次“庄令”。

我抬来解咒的木棍，
我背来驱邪的木片；
我戴着九条包头。
我裹着七根脚布；
我牵着养了九年的种猪，
我赶着喂了七岁的公鸡。

抬来的木棍敲你的头。
背来的木片抽你的背；
九条包头勒你的脖子，
七根裹脚布绊你的脚；
九年的种猪咬你的腋窝，
七岁的公鸡啄你的膝盖。

我祖宗三代是解咒者，
我祖辈三世是驱邪人；
我长着九个头，
我生着七只角；
我的声音如虎啸，
我的话语似洪钟。

我的头是抵咒鬼的，
我的角是挑咒魂的，
我的声音吓咒鬼，
我的话语训咒魂；
抬出啊哩基^①，
拿来暗扭免^②。
不管你的威力多大，
不管你的头角多长；
没有迪痴^③威力大，
没有迪狂^④头角长。
我喝了啊哩基，
我吃了暗扭免。

用抬来的木棍敲昏你，
用拿来的木片打烂你，
用解咒的包头勒死你，
用驱邪的脚布绊倒你，
九年的种猪咬断你的腋窝，
七岁的公鸡啄掉你的膝盖。
我不是随便来一下，
我不是装着跑一回。
咒鬼不走我不走，
咒魂不去我不去；
让诅咒覆盖的地方。
像晴天一样的晴朗；
让咒语弥漫的场所，
如大地一般清晰。

演唱者：楞此扒

采录者：李四明

1985年采录于泸水县大兴地

祭 灶 神^⑤

泸水县

主宰万物的神仙啊，
保护人畜的灶神啊！
我们一家大小，
我们一家老少；
每年这一月，
每月这一天；
为你烧香磕头，

① ②傈僳人家自己酿的酒。

③ 迪痴：用迪狂做的酒药。

④ 迪狂：草本植物，可做酒药，生长在山上，枝细而长。

⑤ 祭灶神：傈僳语称“夺早玛底”。傈僳人认为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山有山神……“夺早玛”就是附在三脚架上的灶神。故傈僳族人禁忌用脚踩踏三脚架。逢年过节必祭供。